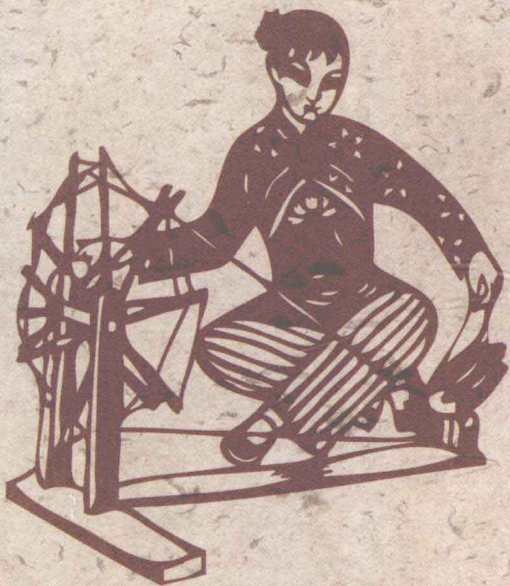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西部小说

与地域文化专题研究

ZHONGGUO DANGDAI XIBU XIAOSHUO
YU DIYU WENHUA ZHUANTI YANJIU

陈国恩 主编 汪宏 副主编



中国当代西部小说与 地域文化专题研究



陈国恩

主
编

汪
宏

副
主
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西部小说与地域文化专题研究 / 陈国恩主编.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304 - 06046 - 6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西部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0738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当代西部小说与地域文化专题研究

陈国恩 主 编

汪 宏 副主编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 - 58840200

总编室 010 - 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袁玉明 王鑫鑫

版式设计: 赵 洋

责任编辑: 安 薇

责任校对: 王 亚

责任印制: 赵联生

印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数: 0001~1500

版本: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85mm×230mm

印张: 14.5 字数: 288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304 - 06046 - 6

定价: 34.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章 生命意志的张扬	6
第一节 戍边军人的强悍意志	7
第二节 底层人民的狂野心性	12
第三节 酒神精神的审美追寻	17
第四节 野生动物的美学镜像	20
第五节 生命意志的价值衡估	23
第二章 宗教信仰的升华	27
第一节 “硬汉子”形象谱系	28
第二节 动态生存意识的呈现	32
第三节 诗性现实主义品质	35
第四节 神秘主义思维方式	38
第三章 民俗文化的滋润	45
第一节 “百科全书”与“审美画卷”	47
第二节 精神内蕴与叙事价值取向	55
第三节 民俗文化与西部小说叙事	62
第四章 三秦厚土的凝重	72
第一节 恢宏凝重的史诗品格	74
第二节 生命体验的神秘书写	83
第三节 浮出地表的女性生存	85
第四节 都市民间与乡土中国	94



第五章	青藏山水的神奇	100
第一节	瑰丽壮美的自然山水	102
第二节	杂糅多元的文化背景	105
第三节	深厚悠久的宗教传统	108
第六章	内蒙古草原的悲壮	115
第一节	祭奠壮丽的青春	117
第二节	追求神圣的境界	120
第三节	敬畏自然的神力	123
第七章	黄土高坡的灵韵	130
第一节	时代颂歌与新人成长	133
第二节	黄土悲歌与精神救赎	142
第三节	沉思生命与寻找安详	151
第八章	西域大地的苍凉	159
第一节	落脚大地的生存	161
第二节	寻求超越的神性	168
第三节	漂泊人生的苍凉	176
第九章	云贵边陲的旖旎	183
第一节	现实的缤纷	184
第二节	边地的传奇	189
第三节	蹉跎的岁月	193
第十章	作家身份与西部小说	198
第一节	作家群落构成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199
第二节	“本土”意识与“故乡”情结	200
第三节	“他乡”情缘与彼岸回望	204
第十一章	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变奏	218
第一节	三大创作流脉	219
第二节	现实变奏及走向	223
后 记		227

导 论

中国西部，是相对于中国东部而言的。人们一般把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看作西部。其中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地处西北，那里以沙漠和草原的地貌为主，地广人稀，气候严酷。西南的西藏、青海，是世界的屋脊，黄河、长江、澜沧江、恒河这些大河巨川，都发源于此。云南和贵州，挟青藏高原的余势，在海拔降低以后依然保持着高原的气度。至于陕西，东邻山西、河南，西连宁夏、甘肃，南抵四川、重庆、湖北，北接内蒙古，居于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位置。它是整个西部的重要支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然而，西部小说概念中的西部又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我们更为关注的还是它的文化。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以游牧为主，经济发展滞后。那里的民众在长期与自然的搏斗中，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农耕地区不同，牧民在草原和沙漠中逐水草而居，四季迁徙，对时间和空间、对人的生命，有独特的感受。可以设想，一个人骑马在茫茫的草原上放牧，或者独行于满眼黄色的沙漠中，他对自然和人类自身是会产生不同于自然条件优越的其他地区的人的感受的。在茫茫草原或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独行，天地是那么广大，时间好像凝固了似的，人的生命显得那么渺小，大自然主宰一切的力量充分地展现出来了。但是，威严的压力会从人的生命中激发出强大的抗争力量，人可以凭借生命的激情从与自然的对抗中证明自己的尊严，要从生命力的升华中开辟出一条生路。原始的宗教信仰，就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中形成，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内含悲壮的心理支撑，鼓舞他们去创造奇迹。

原始的宗教信仰当然仅是文化的一个源头。对中国西部而言，宗教信仰主要还是受到外来的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国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他们与西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和南亚印度佛教文化联系紧密。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内蒙古、甘肃和宁夏的回族，信仰的主要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个和平的宗教，从伊斯兰教崇尚绿色就可以看出，穆斯林是希望和平的。但是穆斯林在生命和信仰



受到威胁和迫害时，伊斯兰教义也会告诉他们要进行决绝的反抗，因而伊斯兰文化中包含了刚烈和坚忍的精神。西藏和青海地区则主要受佛教文化的影响^①。印度佛教传入西藏，成为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教义特征是大、小乘兼学，显、密宗双修，见与行并重。它强调人要脱离世俗的恶趣，通过修学佛法，出离生死轮回，断绝烦恼，达到涅槃。大乘佛教的最高的境界是普度众生，即不仅要解救自己，还要拯救一切有情众生——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此所谓慈悲为怀。这样的教义给信众在世俗生活确立了一个终极的目标，使他们拥有了一种精神手段来平衡现实生活中的不尽如人意，在遭遇生活的挫折时能对对天国的向往中得到心灵的拯救。“每个信教的藏族人的心目中都悬置着一盏神圣彼岸的神灯，都有一个‘来世’和‘佛国’的终极价值预设，他们每想一件事情，每干一件事情，都从对自己的来世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成佛、是否有益的立场出发，他们对于自己最终要归宿的精神家园倾注了全部心血，把物欲享乐、急功近利的世俗事物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一无限开放的心灵境界和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丰富了人生趣味，提升了人格境界，滋养了枯竭的心灵，消解了精神烦恼，缓冲了内心紧张，超越了生死执着，复活了理想追求，使他们的心境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花花绿绿的霓虹下、忙忙碌碌的事务中，处在一种宁静、宽舒、坦然、达观、淡泊、乐趣、充实、归属的状态中，解决了生命的终极关怀和价值的究竟依止问题。因而也就自然解决了实现生活中的灵性焦渴，以此来缓解生命无意义的存在痛苦，达到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生命价值的实现的目的，这便营造了一种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諧的价值观。”^② 藏传佛教的这种信仰，显然给了信众一种向内坚守的顽强精神。

宗教信仰与西部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结合，形成了西部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苦难的忍受，在险境中不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用生命作赌注朝着心中的圣地前行的那种悲壮。今天，社会经济繁荣，文化科技发达，一些地区已经进入了消费至上的后现代社会，不过应该意识到这并不能保证人类不会在前进的路上遭遇挫折，甚至面临新的苦难，更何况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地区仍处于贫困之中。因此，从抵御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挑战角度来思考，历史地形成的中国西部精神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它能使人在逆境中顽强地生存下去，捍卫生命的尊严。它与人类的承担意识、开拓创造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是相通的，可以作为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人继承和发扬。

相对于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的形式，小说是更擅长于表现复杂生活内容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文体。当代中国一些西部小说，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下了中国西部社会的发展进程，反

① 公元13世纪，忽必烈随萨迦派新教主八思巴受戒，蒙古草原的牧民也接受了藏传佛教的信仰。

② 班班多杰：《论藏传佛教的价值取向及藏人观念之现代转换》，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2），31页。



映了西部人民不平凡的生活和崇高的心灵，集中表达了西部文化精神。很明显，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那些反映西部当代生活并且体现了西部地方特色的小说。这个特色不是仅仅由西部的风俗民情、西部的地域风光构成，更重要的是由西部人民的信仰、意志和行动所展现出来的内在精神所承载的。不管作者的籍贯是不是西部的省籍，只要作品反映了西部的历史和现实，表达了西部的文化精神，都将是我们的考察对象。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研究这些作品来审视西部的发展史，探询西部人民的精神世界，回过头来再审视整个中国发展的历史，思考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也更好地理解人类和世界。

中国当代西部小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的。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以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和王汶石的《风雪之夜》为代表，西部小说率先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这些作品的重心是反映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普遍问题，展现中国历史的惊人巨变，而西部地域的特点却不甚明显。如果硬要从中寻找西部的特色，也只能找出一些西部的民俗风情和地方方言，它们仅作为一些风格要素点缀在宏大的历史画面中，而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因此，与其说这些作品是西部小说，还不如说它们是普通意义上的当代主流小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西部小说的地域文化特点才逐渐显现出来，其成就也越来越突出。先是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和张贤亮的《刑老汉与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等作品，作者深刻的历史反思意识通过作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表现出来，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好评如潮。究其原因，主要是王蒙和张贤亮在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落户新疆和甘肃后，在社会的底层体验到人生的艰难，认识了生命的真谛，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方式受这一片热土的影响，打上了厚重的地方文化的烙印。当束缚人性的禁锢一旦被打破，人们获得了表现思想和情感的自由后，他们就以其底层生活的经历和自觉的历史反思精神重回文坛，写出了风格鲜明的优秀之作。他们的风格里已经积淀了厚重的地域文化精神，因而这些作品不仅是反映中国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更是真正具有浓郁的西部文化特色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个性得到了更多的尊重，文艺创作的自由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保障，于是一些更为年轻的西部作家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作家大多出生于或者成长在西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下过乡、支过边，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比起王蒙、张贤亮来，这些作家与西部的精神联系是更为内在的，对西部的感受更为真切和直接。他们是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废都》、《高老庄》）、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去拉萨的路上》）、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杨争光（《老旦是一棵树》）、杨志军（《藏獒》）等。他们的作品风格直接受到这一片热土和西部精



神的熏陶，表现出了更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加速，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开始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在东部发达地区，由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带动的世俗化思潮方兴未艾，文学面临着新的生活方式和新兴媒体的挑战，开始分化。关注重大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严肃文学市场占有率下降，通俗文学大行其道，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一个选项。文学对社会历史进程、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力，总体上处在下行轨道上。但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情况却并非如此。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西部文学正是在这个时候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深受地域文化影响的西部小说开始与东部、南部兴起的都市小说、通俗小说真正分道扬镳。一批土生土长的年轻作家开始思考西部小说的未来，他们没有再像80年代初那样盲目地追赶潮流，而是把目光深情地投向他们脚下的这片广袤、苍凉、厚重的土地。一方面，他们从自己的前辈那里寻求书写故事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新的形势下寻找着适合于当下的自我表达。与第一代西部作家相比，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宏大叙事，开始关注西部普通人的生活和自己的内心，回到明显带有个人体验、自我思考的‘这一刻’；与同时期的‘新都市小说’中弥漫着的灯红酒绿、高楼舞场不同，他们的笔下仍然是广阔的戈壁、光秃秃的山岭、漫漫的黄沙、贫穷的人们。然而这是一群自觉的书写者，尽管他们年龄差距较大，彼此所接受的教育也有着很大差异，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几乎全部具有‘本土’的身份，因而不管他们本人是属于哪一个民族，具有怎样的宗教信仰，他们与脚下的这片土地却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联结。”“这一时期走上文坛的西部小说家有阿来（《尘埃落定》、《空山》）、红柯（《西去的骑手》、《金色的太阳》、《美丽奴羊》）、董立勃（《白豆》、《静静的下野地》、《米香》）、雪漠（《大漠记》、《猎原》）等。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坚守成为当代西部小说最为引人注目的关键。”^①很明显，这些作家正是凭着他们对西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的眷恋，用心灵感应了历史和现实深处的民生艰难，体味到这艰难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的顽强，怀着满腔的热情，才创造了这一份奇迹。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当代西部小说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从文学文本中发现和开掘西部的文化精神，因而关注的重点无疑是新时期以来的西部小说。只有新时期以来的西部小说，才越来越自觉地从与东部的“分道扬镳”中守望着西部的传统和立场，在记录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的同时，更为充分地表现出地域文化的特色，才能说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

^① 赵学勇、孟绍勇：《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



说。具体地说，这本书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板块：

一是研究西部文化中的生命意志、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坚强的生命意志，考察生命意志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与作家的创作风格及作品的艺术特色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说明西部小说的精神与审美价值。西部的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存在密切的联系，考察宗教文化对西部小说的内在影响及这种影响产生的途径，并在比较中揭示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形式与作家创作风格之间的联系，可以增进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艺术创作规律的理解。西部的民俗风情包含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内容，研究西部民俗文化的地域特性及其在西部小说中的表现形态，可以拓展对西部小说的精神内涵的认识。上述研究联系作家作品，致力于反映西部小说整体的精神面貌和审美特点，但又突出重点，使西部小说基于地域文化的精神面貌及审美特点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二是按地域文化的分布特点研究西部小说与地域文化的联系及其审美表现。重点是探讨不同区域的当代小说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揭示地方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审美倾向对创作的影响，阐释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及表现形式。不是对单个作家的研究，而是联系相关作家的作品，综合性地考察地域文化与作家的精神特点，考察小说的价值取向、审美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内在关系。

三是探讨西部小说创作中一些宏观问题，如作家身份与西部小说创作、西部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问题。基本的思路是从东西部联系的角度，即从全国性的视野上，考察西部小说的精神与审美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对西部小说与地域文化内在关系的认识，加深对西部小说的独特价值的理解。

我们期待通过对西部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西部，理解西部文学，理解西部的文化精神，从而进入一个广阔而博大的、审美的、道德的世界，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民族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理解这一历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更好地了解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

第一章 生命意志的张扬



学习内容

本章主要讲述“生命意志”这一西部精神的核心要素。分别从戍边军人的强悍意志、底层人民的狂野心性、酒神精神的审美追寻、野生动物的美学镜像、生命意志的价值衡估五个层面，联系唐栋、李斌奎、杨志军、毕淑敏、王家达、邵振国、赵光鸣、郭雪波、张承志、红柯、姜戎等人的创作，具体考察西部小说所揭示的精神样态及西部地域文化对于这些作家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所起的重要作用。



学习目标

了解形成西部小说“张扬的生命意志”的地域文化特点。

重点了解“生命意志的张扬”这一精神要素的具体表现形态及其与作家、作品的关联。

掌握唐栋、李斌奎、杨志军、毕淑敏的小说所表现的戍边军人的强悍意志，王家达、邵振国的小说所表现的底层人民的狂野心性，张承志、红柯的小说所表现的酒神精神的审美追寻，郭雪波、姜戎的小说所表现的野生动物的美学镜像及西部小说对生命意志大肆书写的精神与审美价值。



学习建议

在学习专题之前，建议看一看上述代表作家的作品。通过阅读作品先建立感性的印象，再来学习和阅读教材就会有更大的提升。在学习的过程中，可结合专科和本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课程的学习，加深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精神之间关联的认识，提升问题意识和思考研究文学现象的能力。



生命意志，是西部精神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中国西部小说就极力地表现西部人生命意志的张扬了。唐栋、李本深、李斌奎、李镜、杨志军、毕淑敏等，渲染戍守边疆的军人在忠于职守时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王家达、邵振国、赵光鸣、郭雪波等，倾向于在西部底层人民身上发现亢奋的生命力；张承志、红柯等，对生命意志更具有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审美追求。新世纪以来，姜戎、杨志军等还倾力描绘西部大地上的野性生命，以之作为人的生命意志的镜像。有学者指出：“大自然总是给西部人提出各种严峻的生存挑战，人群和大自然仿佛永远处于迫压与抗争、毁灭与重建、挤轧与创造的超常状态之中，这就使得西部小说比其他地域文化小说蕴涵更为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①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家喜欢把人放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既彰显出大自然的力量，也浓墨重彩地渲染出人的生命主体意识。

第一节 戍边军人的强悍意志

戍边军人在中国当代西部小说中筑起了一道巍峨壮观的雄性风景线。大部分边防军人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有的则抛妇别雏，为祖国担当起戍守西部边疆的重任，在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等绝域坚守岗位，保家卫国。面对高原缺氧、生活条件极度简陋以及巨大的精神孤独的窘境，他们除了张扬生命意志与之抗衡外，别无他途。

唐栋就是20世纪80年代西部军旅小说强悍的开拓者之一。唐栋（1951—），陕西岐山人，1969年入伍，1976年开始文学创作，《兵车行》荣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外如《沉默的冰山》、《雪线》、《野性的冰山》等“冰山系列”小说被视为开了中国西部“冰山文学”的先河。唐栋的小说富有雄性色彩的浪漫魅力，对西部高原上的雪山冰川的描写神奇动人，而对戍边军人的顽强意志和崇高品质更是由衷地加以讴歌。

短篇小说《兵车行》，主要反映了戍守喀喇昆仑山兵站的当代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形象。上官星，是边防军喀喇昆仑山5700哨卡巡逻车司机兼勤杂班班长，他出身穷苦，生性天真淳朴，诙谐幽默，任劳任怨。一次出车途中，他偶遇卫生员秦月。刚开始秦月对上官星还颇有意见，但夜行途中阻于冰河，上官星下车在冰水中发动汽车；再遇暴雪，他孤身徒步三十多里前去求救，这让秦月认识到他的勇敢、坚强和无私。上官星后来在一次巡逻中不幸遇难，临死前留下话，希望秦月能够到哨卡为他送行。领导“骗”秦月到哨卡来，得

^① 赵学勇、王贵禄：《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5），61页。



知真相的秦月深为感动，向上官星表达哀悼之情。唐栋非常喜欢渲染高原环境的艰险，上官星在死人沟捡白骨，秦月在路上担心耳朵被冻掉，都突出了高原的酷烈。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作为军人的上官星没有后退，毫不气馁，表现出了强悍的生命意志。

中篇小说《沉默的冰山》刻画出了一种坚忍的生命意志。小说主人公杨福年纪轻轻入伍，在帕米尔高原海拔五千多米的哨卡上整整待了五年，没有下过一次山。后来他好不容易回老家娶了个媳妇，没待多久就不得不返回前线参加喀喇昆仑山上的战斗。等他再次返回家乡时，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已经夺去父母的老命，妻子也已经带着儿子离家寻夫了，最终他看到妻子走入别人家中而不敢相认。该退伍时，杨福主动选择留下，为部队放牧牛羊，解决吃肉问题。后来从甘肃陇西流浪到帕米尔高原的年轻女子改改与他生活在一起，给他带来了难得的幸福。谁知好景不长，改改代他去哨卡送羊肉，在回途中突遇狂风，坠入烟云弥漫的无底雪谷。再次孤身一人的杨福依然不离不弃，在高原上为部队放牧着羊群。他与自己的影子为伴，寂寞难耐时就与自己下棋。在改改四十岁生日时，杨福特地到她坠崖处祭奠，把毕生所得的、最贵重的奖状和奖章献给死去的妻子。

戍边军人杨福有着中国农民特有的韧性，他能够忍受生活的各种苦难和不幸。不过，他的韧性中似乎又多了一份冰山赋予的力度和伟岸。正如小说中所写的：

你靠着铁色的巉岩和雄伟挺拔的冰山的依托，身板骨又挺起来了！在你精瘦的身上，洋溢着一种潜在的冷峻的力量，那便是冰山的精灵，那便是“你这个人”……

他的那些荣誉也是他用意志，用艰辛，用牺牲，用对冰山、对哨卡的炽热的爱编织而成的。他是个生活莽林中走过来的跋涉者，身上的累累伤疤就是不屈意志的最好见证。小说结尾写道：

太阳出来了，金灿灿的手脱去了裹在冰山身上的雾纱，使他露出了强健而又洁白的肌肤。放眼望去，我们仿佛置身于雪海孤岛，四周到处是冰的波涛。在那高耸的冰峰顶端，闪耀着一片奇妙的蔚蓝色光晕，那是凝结了千年的坚厚而又洁净的冰岩发出的光泽，看上去辉煌夺目，美丽异常，多像是一片蓝色的宝石群……

戍边军人杨福就是塑造这个蓝色宝石群的一片小雪花，在冰山的雄浑存在中闪耀着力与美。

李斌奎也非常善于描绘戍边军人直面大自然的严峻挑战时激发出来的生命意志。李斌奎（1946— ），原籍陕西合阳，1968年入伍，他的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曾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啊，昆仑山》和中短篇小说集《山鬼》等。他和唐栋一样，基本上是站在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上赞美西部军人的崇高品格。



《啊，昆仑山》，反映了长期驻守昆仑山的当代军人的生活、爱情、理想及追求，揭示了当代边防军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解放军护士范琪琪到昆仑山边防区医疗站工作，途中她目睹了汽车兵们无私忘我的献身热情，深受感动，尤其是汽车连指导员向西行身先士卒的勇敢精神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她萌生爱意。后来在海拔5600米的冰峰上，恶劣的气候、艰苦的条件，更是让她意识到边防军人的崇高职责。后来她虽然获得到外地进修、逃离昆仑山的机会，但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她最终决定留下，接受昆仑山的挑战。一次执行任务时，指导员向西行和战士黄沙遭遇暴风雪，在冰山上困守了四天，黄沙不幸牺牲，向西行也被冻成冰人。范琪琪最终在痛苦中做出抉择，冲破重重偏见，来到向西行身边，奉献出无私的爱情。

李斌奎对昆仑山的雄伟气象非常熟稔，他笔下的昆仑山气象万千：

山，这才是真正的山哪！千峰竞起，万仞直立，似斧、似剑、似擎天柱。山连着山，峰连着峰：红色的岩，黑色的石，黄色的壁，在头上，在脚下，在身边。望不绝这山的天地哪是头哪是尾，只见喀喇喀什冰河时而在深谷中漫漫游荡，时而跌下万丈深渊。啊！它又悬上去了，悬上了云遮雾障的冰峰，从两峰间的隙缝里奔泻而下。仰首远眺那千尺冰舌、万丈冰帘，仿佛是悬挂在高高的蓝天之上。阳光照射在飞溅的泡沫状的水雾上，被分解开又折射回来，瞬间形成了单一的色块，很快又组合起来，变幻着跳跃着，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这种壮丽得近于残酷的自然景观只有西部才有！当然，大自然壮丽的另一面就是对人的挑战，就是对生命的考验。

在昆仑山海拔六千多米的冰峰上，汽车连指导员向西行和士兵黄沙的车子在执行任务途中出了故障，便不得不面对生死的考验。小说写道：

云层、云块、云翳，深灰色的、灰白色的、灰黑色的，一片一片像棉絮似地网结起来，网结成厚厚的沉重的云幕，从天边漫上来。白昼的光亮，被压抑的死灰的颜色无情地吞噬掉了。天的另外一边也已经完全失去了光彩，黑沉沉仿佛夜晚突然降临了。而那死灰的云幕还在蔓延。浮动着的低压气流，有力地掀起了皮大衣冰冻的衣角。风从皮军帽的帽耳和面颊的空隙中穿过去，耳边响起了呜呜的吼叫声，开始像是口哨，慢慢地耳膜感到挤压——啊，怒吼了，咆哮了，仿佛奔驰的千军万马，又仿佛震耳欲聋的海啸声。大地颤抖了，星星点点的雪花在不安地跳动。大自然啊！你创造出多么奇异的景色，这简直是一曲震天撼地的力与声的交响乐！

在高原上，人喘不过气来，血液沸腾，神经备受刺激，眼睛充血。但是由于汽车不能运行，向西行还不得不拖着丧失了行动能力的战士——黄沙前行。高原上每前进一米就是对生



命的巨大考验，由于高原缺氧，他都恨不得抓出自己的心脏，让它自由自在地呼吸。最终黄沙牺牲，向西行则身受重伤。这些忠于职守的戍边军人用生命在绝域高原上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的壮歌。

与唐栋、李斌奎一样以写西部军旅小说知名的还有李本深和李镜。李本深的短篇小说集《汗血马哟，我的汗血马》，中篇小说《沙漠蜃楼》、《吼狮》、《沉醉的大漠》等“大漠小说”风格雄健、刚劲，激荡着人与苦难搏击的雄性力量。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重山》、《风流殇》、《高台之恋》等小说集对西部风情精雕细镂，对崇高的张扬中渗透出历史的沧桑。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则展现了西部戍边军人极为悲壮的一幕。杨志军（1955— ），出生于青海西宁，祖籍河南孟津，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藏獒》等，另有《杨志军荒原系列》（七卷）。《海昨天退去》主要描写西部军人与大自然、世俗社会之间的冲突，由此演出了一幕慷慨悲凉的人生壮剧。西部军人华老岳率领着他的部下开进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腹地，要以最快的速度，穿越五大山系，建成一条直通西藏的成品油输送管线。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人不得不挑战生命的极限。华老岳和他的战友们刚登上雪山，雄伟的唐古拉山就给了他们一个可怕的下马威，严重缺氧使战士们个个思维迟钝，乃至眼睛出血。更可怕的是，他们随后毛发脱尽，成了秃子。有的战士变成痴呆，有的喷血而亡，有的双目失明，还有的干脆自杀，一了百了。面对大自然极度的暴虐，人的生命意志也极度地张扬起来。华老岳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打通了五大山系，建成了成品油输送管线。

毕淑敏的“青藏线系列”，则展现了西部戍边军人挑战大自然的极限。毕淑敏（1952— ），女，北京人。1969年到西藏阿里地区当兵，1980年转业回北京。她描写西部高原军旅生活题材的小说主要有《昆仑殇》、《阿里》、《伴随你建立功勋》、《补天石》等。这些小说对西部高原军人生活的展现较为丰富复杂，不过其中张扬生命意志的血色还是主调，作者善于从历史和人性的高度来反思戍边军人的崇高和牺牲。

中篇小说《昆仑殇》是毕淑敏的代表作。在极左政策横行的年代里，昆仑防区司令员为了让自己的军队在拉练方面创造惊天动地的成绩，破天荒地决定在昆仑山海拔5 000米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由于高原缺氧，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极度恶劣，而且司令员还要命令部队吃忆苦饭，结果营养不良，造成了巨大伤亡，金喜蹦、李铁、肖玉莲等战士相继牺牲。也许从人性的高度看，这种非人式的行军拉练是对人的生命尊严的亵渎，是极左政策对生命价值的肆意凌辱。但是在这种非人式的行军拉练中，人的生命意志的确又得到极度的张扬，并让人在生死存亡之秋见证了生命真正的



尊严。

小说写部队在高原冰山上行进：

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僵卧了一夜，内脏都几乎冻成了冰坨了。幸而炊事班烧开一锅热汤，才算将脏腑融开。但行军一开始，这点儿热气会被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迅速夺走。人体外露部分，经过极短暂的烧灼样疼痛后，旋即失去知觉。随后肌肉逐渐僵直。神经开始迟钝，只剩下冰冷的血液还在艰涩地流动。再往后，人便进入一种梦幻般的世界：四肢百骸均已消失，只剩下孤零零的大脑，浮于冰血之中。它已经不会思考，苍白的脑屏幕上，只留下一个连自己也弄不懂含义的字——“走”。

常人在炊烟交织的平原上的生活往往按部就班，蹈常习故，生命意志便很难觅得彰显的机会。到了高原上，种种极端的生存环境不期而至，人只能依靠不息的生命意志支撑着才能勉力前行。

为了激发军队的士气，号手李铁在高原的严寒中要吹响号声，连血都吹了出来，最终气竭而亡，壮烈牺牲。

昆仑日出，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壮丽的景象之一。它不是一轮朝日，而是一轮午日！雪山巨大的阴影，企图遮挡它的光辉；狂暴的飓风，想把它埋葬在深渊；尖利的岩石，刺得它遍体鳞伤。浴血的太阳，经过漫长艰苦的攀登，现在，终于升起来了。它庄严地、冷静地俯瞰着广袤的大地，以自己无际的火焰将夜与昼，刀剃斧劈般地分开，宣告了高原上新的一天开始。如丝如缕的号音，好像还在飘荡。李铁静静地平卧在沙砾之上，嘴角处殷红的血迹，凝成两条不流的小溪，弯弯曲曲直到额下。

那浴血而出的太阳就是号手李铁，也是整个部队的不灭意志的象征。虽然号手李铁牺牲了，但是拉练部队最终走出了无人区，完成了拉练任务，见证了生命的不屈意志。

西部军旅小说都普遍地渲染着西部自然环境的壮丽和酷烈，从而极力彰显戍边军人的生命力和崇高品格。作家较少采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来反思战争和现实生活的荒诞性和多义性，更多的是在现实主义的生活框架中涵纳浪漫主义的主体激情，气势大多雄浑磅礴，精神超凡高迈，情感炽烈深沉，整体上勾勒了西部崇山峻岭、大漠绝域中的戍边军人的伟岸群像，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彩。正如有论者指出，西部军旅小说的意义表现于“作家们创作时所表现出的对于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认真反思的态度以及作品中西部边境自然环境与人物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结合所产生的雄壮美、崇高感，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沃野、戈壁、狂风、暴雨、雄浑的大山、威武的战士、猎猎的旗帜、钢铁般的



意志……这样的画面或许粗糙，但它无疑却放射出一种摄人心魄的恒久魅力。”^① 这种浪漫的魅力或许正是今天的文学需要不断追寻的。

第二节 底层人民的狂野心性

如果说西部戍边军人的生命意志是在忠于职守、保家卫国中张扬起来的，这种张扬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和推崇，具有崇高的审美品格，那么西部底层人民的生命强力、狂野心性是他们为了在蛮荒粗粝、狂野狰狞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仰赖的唯一资源，这种生命强力常常越出礼法规约乃至主流意识形态的训导，既光彩夺目又藏污纳垢，表现出鲜明的自由自在的民间品格。

王家达的许多乡土小说，措意于浓墨重彩地描绘西部底层人民的生命强力，很有特色。王家达（1939— ），甘肃兰州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清凌凌的黄河水》、《云雾草》，长篇小说《铁流西进》等。他的中篇小说《清凌凌的黄河水》、《血河》、《荒凉渡》等“黄河筏子客世家”系列，十分细致地描绘了黄河上游的风物人情，活脱脱地推出了一系列充满野性和血性的黄河儿女形象，其中既有铁骨铮铮的筏子客，又有温柔刚烈的女子，他们活得率真、热烈、果敢、舒展、自由。不论生活多么艰辛，他们的性情与奔腾咆哮、狂放不羁的黄河一样，与颠簸穿行在暗礁和浪尖上的筏子一样，展示了西部风情中最绚丽的一页。“他们敢杀人，敢放火，敢相跟上情人到庄稼地里睡觉，敢掐断仇人的脖子，也敢果敢地结束自己的性命而决不受辱”。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其实就是任何既定的活法、规范框限不住，封建厚土压抑不住的活泼泼的人性和个性。”^②

中篇小说《血河》以恢宏深情的笔触泼墨般地描绘了黄河上筏子客的生命意志在爱恨情仇中的激扬飞舞。男主人公羊报是筏子客，在黄河上报汛情和给人运货为生。他艺高胆大，为人豪爽，与水性同样高强的女子白蛇相好，但是白蛇的父亲贪图钱财把她嫁给了开旅店的尕五子。白蛇婚后仍和羊报心心相印，两人与筏子客们一同从兰州运货到包头，生活既充满艰辛又自由自在。回到兰州后，羊报和白蛇同居，尕五子引来土匪，试图抢回老婆，谁知自己在打斗中掉入黄河淹死。随后马步芳的部队来了，四处强奸民女，白蛇遭到一个排长

^① 赵学勇、孟绍勇：《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1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

^② 管卫中：《西部的象征》，160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